

叙事诗集



# 奔腾的马蹄

李健保

227  
087

叙事诗集  
奔腾的马蹄  
李健葆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济宁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6开本 2 $\frac{2}{3}$ 印张 2插页 1.7千行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

书号 10099·1672 定价 0.37元

## 目 录

奔腾的马蹄.....	7
狮礁岩的故事 .....	10
爱岛歌 .....	18
哨长 .....	24
月下 .....	35
云岭佳话 .....	40
航标灯前的怀念 .....	45
莲山英雄歌 .....	49
古寺之春 .....	73
中秋月 .....	79
英魂.....	87

# 奔腾的马蹄

## ——一位将军的回忆

晚霞流火夕阳照，  
将军骑马进山坳，  
我随将军下连队，  
山道蜿蜒马蹄敲。

只见山下紫烟起，  
又闻蹄声似卷潮；  
匹匹战马疾如箭，  
光流大地闪军刀。

镫里藏身鹰收翅，  
马背犹似铁堑壕；  
战士苦练骑马术，

将军勒马脸含笑。

将军为何爱骏马，  
踏遍青山兴致高？  
将军为何爱骑术，  
心中可有啥奥妙？

我问将军他不答，  
但见鞭杆手中摇，  
似有心事荡胸间，  
眼眶泪水轻轻罩。

那年红军北上时，  
乌江滚滚起风暴，  
掩护主力过江去，  
白军尸首遍野抛。

夜幕雾浓作屏障，  
红军倚枪待天晓，  
今夜休整山脚下，



明晨迎敌拚刺刀。

此刻春寒夜正深，  
有匹骏马山中跑，  
一身紫毛火般红，  
四蹄如雪白皎皎。

马通人意奔腾急，  
棵棵杉松身后倒，  
穿林越涧疾如飞，  
军情紧急嫌路遥。

夜静蹄声震山谷，  
白匪哨兵梦惊扰，  
窥见红军马蹄疾，  
慌忙吹起集合哨。

只因上司早有令，  
正把红军主力找，  
一个红军山中过，

百个白军尾追剿。

蛤蟆跳月想天开，  
要擒红军空徒劳，  
山中追击四十里，  
红军马蹄声悄悄。

不拿红军心不死，  
白匪连长挥马刀：  
“再往前去是绝壁，  
共军还能插翅逃？！”

月色苍茫山林暗，  
红军跃马过栈道，  
峭壁白云缠悠悠，  
谷底深幽风萧萧。

战马轻踏栈桥木，  
犹似皮鼓山中敲，  
云杉鼓掌山泉唱，

赞美红军骑术高。

白匪连长策马来，  
红军早已过栈桥，  
勒马不及魂未定，  
跌落深涧一命消。

白军个个面如土，  
人喊马嘶声嘈嘈，  
如梦初醒忙放枪，  
排排子弹空中啸。

战士不幸身中弹，  
血水滴滴染鬃毛，  
忍痛挥鞭纵马飞，  
又遇深沟拦去道。

沟宽约有二丈余，  
岸壁陡似快刀削，  
但见战马腾空起，

轻落对岸稳步跑。

紧贴马背扯住缰，  
驰出峡谷上大道，  
马背晃忽如浪涌，  
战士昏迷失知觉。

战士跌下马背来，  
战马收步蹄直刨，  
马嘶苍凉越山林，  
一马啸鸣百马叫。

山中荒寂少人烟，  
夜深怎有马嘶叫？  
眼望山林正疑惑，  
一匹骏马出林梢。

马儿兀立月光下，  
向我远眺声长啸，  
待我悄然走近去，

扭头又上林中道。

一阵跑，一阵啸，  
蹄声引我进山坳，  
马儿低头草丛边，  
草丛原来有伤号。

战士慢慢睁开眼，  
皓月红星相辉耀，  
掏出急件血斑斑，  
上级命令写分晓：

“红军主力已过江，  
阻击任务完成好，  
天明将有敌重围，  
速撤阵地乘雾晓。”

银河横斜月衔山，  
连队转移奔大道；  
战友伤重难跟随，

老乡家里隐蔽好。

红军北上打日寇，  
铁流滚滚卷狂飙；  
四十多年弹指去，  
山花更艳松更茂。

常念战友伤可愈，  
如今可在边防哨？  
从此爱马情更深，  
梦中常闻马啸啸……

将军叙罢望山下，  
山下演练杀声高，  
马蹄奔腾山河动，  
谁人敢碰我军刀！

## 狮礁岩的故事

战舰巡游在浩浩大海，  
穿激流飞越道道海峡。  
晚霞里大海溢彩流金，  
灯塔放射着雪亮的光华。

薄雾中礁岩峰嵘挺拔，  
象一头雄狮高仰面颊；  
素稔而难忘的右峰礁岩，  
莫非是幻景？还是眼花？

狮头岩分明矗立舷旁，  
青峰石直向星空高插；  
初次远航来到意外之地，

## 记忆的长河逐起浪花——

那是一九四九年初夏，  
解放战争的烈焰如火似霞；  
滨海区城镇喜庆解放，  
残敌龟缩孤岛凭海挣扎。

要拔掉这海上的钉子，  
我化妆渔民渡海侦察；  
途中遭遇云山岛巡防队，  
连人带船被蒋匪军扣押。

审讯时虽然对答如流，  
怎奈乡音重说不好本地话，  
也许斗笠下额间一圈圆箍，  
暴露了是长期被军帽紧压。

巡防队长是云山岛的渔霸，  
一肚子坏水奸险刁诈，  
他断定我是解放军侦察员，

抡起皮鞭雨点般地抽打。

皮肉绽鲜血流紧紧咬牙，  
几番死去活来没有一句话。  
半夜的月光照进磨房，  
醒过来头沉腰痠手发麻。

风吹芙蓉树月影婆娑，  
见有个妇人站立窗下，  
默默地朝我打了个手势，  
左手拿一束芙蓉花。

这妇女不到三十年纪，  
黑发蓬松亮眼如流霞，  
她松开我身上的绳索，  
要我越后墙快去西岭洼。

我记起出发前首长的嘱咐，  
西岭洼是联络员的家，  
这妇女是渔霸羔子的奶妈，

一束芙蓉标明是我们的“地下”。

我担心逃出后她的处境，  
我庆幸情报已准时手中拿；  
一只小船把我送回了纵队，  
首长们即刻把进攻部署筹划。

行动的日期渐渐迫近，  
突然接到联络员送来的密码：  
岛上新驻进两个炮兵营，  
准确情报指日可发。

司令部四处派出了望哨，  
不见海上有船捕鱼打虾；  
巡防队下令封船封海，  
巡逻艇昼夜在海上巡查。

首长决定我再次进岛，  
平潮伏流正好把小船飞驾；  
船行半程骤然起了风暴，

小船浪里打旋如喘息烈马。

浪高一尺，志高丈，  
奋力操舟向敌岛疾划，  
仿佛老天有意来考验，  
顷刻间海啸雷鸣风雨交加……

一道闪电照亮海面，  
见一叶轻舟顺流而下，  
莫非渔家小船锚断落海？  
莫非同志送情报夜闯海峡？

一声沉雷甩出一串闪电，  
映出了驾船人一头长发；  
我猛劲摇橹拨浪迎去，  
禁不住热泪如泉水涌下。

送来了急盼的情报，  
似送来支前的无数兵马；  
接过了急盼的情报，